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

KSJLLXSYCS

信仰与人世

——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

●翁绍军著



●主编 王森洋 陈超南
●湖北教育出版社

理 新 視 野 从 书

信仰与人世

—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

●翁绍军著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人世:现代世界的宗教伦理/翁绍军编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陈超南等主编)
ISBN 7-5351-2503-4

I . 信… II . 翁… III . 宗教 - 关系 - 道德 IV . B82-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2824号

出版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发 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孝感市印刷厂 (432100 · 孝感市城站路43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4插页 7印张
版 次: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5千字 印数: 1 - 3 000

ISBN 7-5351-2503-4/B · 22 定价: 12.0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近代以来，个人的权利与价值受到了重视，但人们不得不关心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言行的公共准则与伦理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过分强调个人的自尊与自利，尤其是在其极端发展之时，常常会引起矛盾与冲突。社会伦理则能调节与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社会的活动与人们的言行具有秩序性与稳定性。这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必要准则，而且也是个体安全的必备条件。它既保障了个体正当权利与价值的实现，又防止了个体免遭他人非正当要求的伤害。

然而，伦理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已经实现现代化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在提高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改善社会的管理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种情形下，伦理规范与道德问题引起世人的普遍注意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不作变革的传统伦理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永远常青的生活面前，它仍然是灰色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人们的伦理思考推进了一大步。既然经济已经全球化，那么，有无伦理世界化的必要和可能？经济与伦理，既分属于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却又常常相互遭遇。经济与物质追求和利润目标相涉，颇具利己的特征。伦理讲究

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坚忍不拔、品格高尚，常常表现在利他的活动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基础，现代社会诸多领域（包括伦理）都受其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然而，伦理则有助于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性，故而利己的经济与利他的伦理便成了相关的话题而不断引起智者学人的重视和探讨。18世纪的亚当·斯密最具代表性，他从同情心的角度撰写了利他主义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但又在《国富论》（1776）中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他对伦理与经济这对永恒的难题进行了毕生的探讨。

199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阿马蒂亚·森，他以“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而获此殊荣。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中，伦理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学者在 1995 年发起了“走向全球伦理”的运动，希冀能确定全球认同的伦理原则“作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这种对“全球性的公民伦理”的期望因现代立体交通的快捷、信息网络的联通、大众传媒的流行而日益显出其合理性。它对现代伦理的跨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标之一。

当今社会的许多重大活动乃至常规活动都是经由社会机构或团体而进行的。因此，现代伦理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注重各种社会机构或团体及其相互之间道德规范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关于工作伦理的论述提出了“社会品德”的概念，它被人们解释为社会机构之间的信任程度、交往能力和团体之中的凝聚力。这是传统伦理不曾涉及到的全新课题。传统伦理论述的重点在于个人。“独善其身”与“杀身成仁”是至高的道德境界。无条件地遵守伦理原则犹如执行“绝对命令”，体现了道德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虽然这些伦理

原则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仅仅用严于律己的要求，人们却难以规范机构或团体之间在交往活动中的各种关系。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组织化、体系化、结构化的程度，需要有一系列法律上、伦理上甚至是制度上的措施才能维护社会的有序性。

不仅如此，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时时处处也在与机构、团体、制度打交道。从他的教育、工作、医疗、养老到他的居住环境、休闲娱乐、生育子女，全都被纳入社会的各种体系之中。例如，他坐在电视机前选择什么节目看悉听尊便，但在节目的背后则是作为文化产业机构的传媒公司的运作。

现代伦理因其社会活动组织化、体系化的特征而在应用层面上出现了具体化、门类化的趋势，又因跨文化研究而出现世界共同关心的若干伦理学热点，它们组成了现代伦理的新景观。

将现代市场经济理解为是对利润的追逐、竞争、搏杀，犹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运动及其学派的诞生表明，按这种“丛林”概念进行的经济活动已经失去其在社会中存在的理由。走出“丛林”已经成为全社会包括企业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科学技术的进步曾被喻为替人类盗来天火并传授技艺的普罗米修斯。然而，现代科技一旦偏离了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带给人类的却是祸害和灾难。科技发展同样离不开伦理的协调。

现代社会诸多难题对宗教中陈旧的伦理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生与死、善与恶、此世与来世这类宗教伦理的永恒主题必须吸收现代观念和价值的某些因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大众传媒的兴起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延伸了人类的耳朵、眼睛和精神空间，随着人类交往的日趋频繁，地球因此而缩小为一个“村落”。在种种动机的驱动下，各种传媒渠道中充满

着形形色色的信息。排除假、丑、恶的信息污染成了传媒伦理学的一大课题。

当地球母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巧取豪夺”面前发出呻吟，并作出无情的报复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难道人们为了自己一时的利益可以榨取地球上的一切？难道将养育我们的自然环境沦为奴仆是道德的吗？现代伦理无法回避环境伦理的问题。

现代医学因科技而突飞猛进，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向传统伦理发起了挑战。人类究竟有无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救死扶伤是否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安乐死有无价值？生命伦理学因讨论这些问题而为人们所瞩目。

妇女的地位是人类解放的尺度之一。现代文明为妇女提供了教育、就业、政治上与男人相等或相仿的权利。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不仅对传统伦理中重男轻女的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对社会在教育、宗教、伦理、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对性的压抑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性改革”对人们伦理规范的影响不可低估。妇女伦理学、性伦理学的提出有利于廓清一些失范的混乱和迷茫的误区。

《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是顺应现代伦理发展的新趋势所作的一次探索，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有识之士给予指正。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陆才坚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走向社会的步伐将会放慢。

陈超南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98年10月20日

目 录

序 /1

1 现代世界和宗教伦理 /1

- 1. 1 现代的曙光 /2
- 1. 2 道德与宗教 /8
- 1. 3 宗教伦理与经济社会 /18

1 ——

2 当代宗教的伦理取向 /31

- 2. 1 佛教社会主义 /32
- 2. 2 伊斯兰现代主义 /40
- 2. 3 东正教革新主义 /48
- 2. 4 新兴宗教个性主义 /58

3 人与上帝 /67

- 3. 1 人的现象 /68
- 3. 2 人对上帝开放 /77
- 3. 3 人与上帝有无限的距离 /89

4 宗教伦理范畴的现代诠释 /100

■ 信仰与人世——现代宗教伦理面面观

- 4. 1 爱:爱上帝,也爱你周围的人 /103
 - 4. 2 宽容:要爱你们的仇敌 /110
 - 4. 3 坚依:我绝不离弃你 /121
 - 4. 4 勇敢:植根于超越上帝的上帝 /131
- 5 人与不道德社会 /143
- 5. 1 社会弊病 /146
 - 5. 2 参与苦难 /156
 - 5. 3 人的解放 /169
- 6 生命的终极关怀 /182
- 6. 1 敬畏生命 /184
 - 6. 2 珍摄生命 /195
 - 6. 3 悟觉生命 /201

现代世界和宗教伦理

现代与中世纪，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概念。现代人尽管自身有着种种精神上的不安、困惑与烦恼，但在下意识里却总是把中世纪看成是人类的黑暗时代，仿佛那时整个世界都在修士的长袍下呻吟和喘息，没有一点个人的自由与喜乐，这种成见显然应该归因于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宣传。韦尔斯 (H. G. Wells) 在评价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时指出：“他们主要的错误似乎是对宗教不分皂白的敌视。”尔后欧洲的保守学者为矫枉过正，则褒扬中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典范，中世纪是检验文化与社会形态的理想标准。对中世纪的这两个极端对立的评价

显然都是偏激与片面的，这是思想史上比较典型的否定之否定现象。

启蒙思想家否定中世纪与现代的连续性，保守学者则否定现代相对中世纪的先进性，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中世纪推向现代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

1.1 现代的曙光

中世纪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也许是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建筑和艺术。人们把中世纪的教堂比喻为凝固在巨石中的宏伟交响乐曲，它们将壁洞、柱身、楼层、拱顶等各个独立的建筑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将装饰雕刻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也许是它的音乐——从中世纪开始，人们懂得了和声的原理，各种不同的音节被组合在一起，同时发出和谐的乐音。人们也懂得把它们用乐谱记录下来。后人评价说，这些中世纪的复音曲谱“惊人地健全和令人满意，至今听来还使人感到极大的愉快”。是的，这些都值得自豪，但透过这些表层的直观的东西，还有中世纪人性中更深内涵的精神驱动力，那就是对超越的追求。人总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人总向往完美，寻求完美。中世纪的人把完美等同于神，等同于自己的上帝，他们在崇拜上帝、与上帝的交往中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这样一首宗教诗歌：

我独自来到这个花园，
玫瑰花上还有露珠点点。
我听见一个声音
飘落到我耳边——
是上帝之子的惠临。

他和我一起漫步，我们轻谈，
他说我是他的人。
我们在那儿逗留共享的喜悦，
其他任何人从没有过体验。①

这首诗所表达的个体对超越的情感，在奉物质技术为主宰的现代人那里，也许是只能惊羡而无法亲验的。顺从神意的中世纪人，其个人精神面貌和情操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是一则会令无数心灵震撼的真实故事，它发生在 1117 年的巴黎。男主角阿贝拉尔 (Abaelard)，一位颇有名望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受聘担任巴黎高阶教士富尔贝尔 (Fulbert) 外甥女海萝丽丝 (Heloise) 的哲学教师。于是，在求知欲旺盛的少女和富有声望的教师之间产生了亲密关系。阿贝拉尔对此诉述说：

3 ←

由共居一府邸发展为两颗心心心相印。整个授课时间我们都在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不过，每当我们渴望一个僻静的角落时，我们只需埋头书本便足够了。书总是翻开摆在那里，只有爱情成为优先话题时，提问与解答才十分热烈。相互的亲吻多于箴言的阐释，我的手往往不是放在书上，而是伸向她的胸脯。我们不看书本，只是相互深情地凝视着对方的眸子。我们贪婪地享受着爱的各个阶段，挖空心思，变换着花样丰富我们的爱。在此以前，我们从未品尝过这种欢乐，这时却怀着烈火般的倾慕激情不知餍足地享受它，从不感到厌倦。

① [美]J. 帕利坎：《历代耶稣形象》，香港，1995，P. 183.

烈火般恋情的结果是海萝丽丝的怀孕，这引起其家族对阿贝拉尔实施报复，甚至将他阉割：

这些人的仇恨心非常强烈，他们决定毁掉我。我的仆人被收买了。一天夜里，当我静静地睡在床上时，他把他们引进了我的房间。他们对我进行了那么残酷、那么羞辱人的报复，世界都会为之震惊：他们割去了我下身那个曾伤害过海萝丽丝的器官。

为了不受强制性婚姻的禁锢，这对情人决定选择修道院的生活。海萝丽丝深深理解阿贝拉尔向往哲学与神学的理想，她在修道院写给阿贝拉尔的情书中这样诉述自己的情怀：

→ 4
当我偎在你的胸膛享受肉体的快乐时，世人可能就曾思忖，究竟是自我奉献的爱还是自私贪欲的驱使，让我投入你的怀抱。现在，结局证明了我爱你的初衷，为了听命于你的意志，我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欢乐，我毫无保留地献出了一切，只为自己保留了那惟一者。^①

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这对中世纪的情侣，跟古希伯来传说的示剑与第娜^②、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是丝毫

① [法]P. 阿贝拉尔等：《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香港，1996，P. 51—53, 63.

② 示剑是示剑城哈抹王的儿子，第娜是雅各的女儿，两人一见钟情，但他们的结合却遭到雅各及其儿子们的反对，他们施计血洗了示剑城，杀死了哈抹与示剑，并抢走了第娜。见《创世记》34。

不逊色的。尽管也有流血的悲惨遭遇，但由于宗教精神的感化，修道院高墙内这对钟情男女给人以更富个人理想和更无私地为爱情献身的美好印象。这是中世纪追求真善美的一对心灵相互撞击所迸发出来的一团爱情火焰，这团火焰的光芒不无显现出真切的人性：求知、爱欲、热情、理智、执著、理解、牺牲。大家公认，中世纪人以上帝为主导理念，但除了头脑僵化的少数教士外，善男信女们都是把上帝作为绝对完美去理解的。绝对完美成为人们崇拜的目标，由此才有令后人惊叹的建筑和雕塑，才有创新的和声乐曲，也才有臻于圆满境界的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的绘画。显而易见，中世纪留给人类的遗产绝非蒙昧无知与专断冷漠，恰恰相反，正是向往与寻求绝对完美的宗教精神驱动力，推动中世纪人创造了不无灿烂的文化。也正因为这一精神驱动力的雄伟强劲，现代的曙光才最早在上帝信徒的界域上空破晓而出。

5 ←

如同自然界有白昼，必定也有黑夜；人性中有真善，必定也有假恶；任何时代有光明的一面，必定也有阴暗的一面。中世纪社会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和负面特征，就其思想意识而言，可以信手列举的即有：对《圣经》无批判的信从，对传统与权威的依赖，以来世为时间取向，以教条为事实依据，对人类之罪和世界之恶的阴暗意识，对人权的漠视和人的身份划分，对实在事件所作的僵化解释。^①这一切构成了中世纪的黑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蹒跚地来到了人间。

“现代现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以科技发明为显著的特征，首先进入人们的视域。可以说，科技发明滥觞于 13

① 参见〔英〕J. 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成都，1992，P. 2，〔美〕A. C. 麦克吉费特有关的说明。

世纪英国一个名叫罗吉尔·培根 (Roger Bacon) 的方济各会修士,他足足提前了两个世纪发出“实验、实验”的呼吁。科技发明的最早成果是蒸汽机。18世纪的瓦特改进了蒸汽抽水机,用它带动机器。1785年,第一架发动机被安装在英国诺丁汉的一家棉纺作坊里。1804年,瓦特的发动机被应用于运输,诞生了第一辆火车头。1825年,第一条铁路开始通车,从此,铁路把欧洲的主要路程缩短了1/10。对于正在向西扩展的美利坚合众国,铁路意味着有可能从边境的任何一点直达首都华盛顿,从而保障了广袤国土的统一。电报产生于1835年,最早的海底电缆于1851年在法国与英格兰之间铺设。几年之内,电报系统遍布文明世界,信息得以在世界各地同时传递。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建立在逻辑论证基础上的理性的信心。

下面一段对话是有永恒意义的:

→ 6

威伯弗斯主教: (带着傲慢的微笑) 要是有人乐意在追溯自己的血统时,把某只猿猴认作自己的祖父,那么,他是否乐意在追溯自己的血统时,在他的祖母方面,也作同样的追认?

赫胥黎 (J. Huxley): 我再断言一次,人没有理由以猿为他的祖先而感到可耻。倘若我有一个令我一想起他就感到脸红的祖先,那他一定是个不务正业又自命不凡的人,他对其实并不熟悉的每个科学问题都要插上一手,还总是用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去混淆问题,用不厌其烦地吹毛求疵和老练地挑动听众的偏见去转移他们对论辩的真正症结的注意。

这是1860年6月在牛津举行的不列颠协会一次会议上的

对话，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生物物种变迁与演化的新见解与新论据，“人从低级物种进化而来”只是其众多论点中的一个。这一观点跟基督教的创世说截然抵触。根据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包括众多物种在内的大千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让他们管理鱼类、鸟类，和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等各种动物”（创世记，1: 26）。现在将人的由来追溯至猿猴，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多数人的尊严。他们感到惊慌失措、苦恼愤慨。在这一背景下，威伯弗斯主教用近似于人身攻击的尖刻发问，“老练地挑动听众的偏见”。听众的情绪更趋激昂，以至当场有个贵妇人晕倒。年轻的解剖学家赫胥黎沉着应对，护卫理性的尊严。人们不再以圣经上的教条为是，科学极大提高了人的自信心。

除了知识理念体系的巨变，“现代”还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全方位转型。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等欧洲都市，革命的烈火熊熊燃起，到处是起义的队伍，在弥漫的硝烟中，大小公国的一顶顶王冠纷纷落地。以下是出自卡莱尔（T. Carlyle）笔端的法国大革命素描：

7 ←

想想看：国民自卫军的先遣部队，带着一长列的炮。扛枪持矛的男男女女，跨在炮车、两轮马车和陈旧的大车上，或是步行……刺刀尖上戳着面包，枪筒里插着绿色树枝。后面，作为游行的主体，是“五十车的谷物”，这是为了议和从凡尔赛仓库里借来的。粮车后面跟着的是……卫队的散兵，头戴卫兵软帽。紧接着是国王的马车，后面是许多辆王室的马车，还有一百名国民代表也来了，其中坐着米拉波——他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作为后卫队的凌乱行进着的弗朗德勒旅团、瑞士卫队、瑞士百人卫队、其他的卫队、匪徒以

及所有不能走到前面去的人。夹杂在无边的人流中间的是无数圣·安托万和大队的悍妇们。尤其是这些悍妇们围在王室的马车四周。……覆盖以三色旗；唱着“影射的歌曲”；一手指着歌词所攻击的王室的马车，另一手指着粮食车，一边说，“鼓起勇气来，朋友们！现在我们不缺面包了；我们给你们带来了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和他的孩子”。^①

骚动席卷了欧洲大地，被激怒的民众耳边响着革命家丹东的呼声：欧洲的国王们要对我们挑战了，我们向他们掷出了一颗国王的头颅！革命使民众的地位急剧上升。革命前，有谁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偏爱上台，时不时也会出差错，谁就会被送上断头台；现在，有谁要是说民众的意愿不一定总代表上帝的意愿，谁也会被送上断头台。民权代替君权，革命者郑重地宣告：一切的人生来平等。这同样是理性的反思语言。

现代消解着中世纪的一切：火车、轮船、电报，还有新的社会，总之，出自人力的第二自然快速地取代上帝创造的自然，“人们满怀对于自己的新的信心，带着对人类力量和成就的新的认识，带着对现存价值的新的评价，去面对人生”^②。

1.2 道德与宗教

现代的曙光消解着中世纪的一切，它甚至消解着宗教与上帝。神权一向高于皇权，王侯的加冕一直要听命于教会的认可。

① 引自〔英〕H.G. 威尔斯《世界史纲》，北京，1982，P. 975.

② [美]A. 麦克吉费特：《现代宗教观念的兴起》，纽约，1921；引自〔英〕J.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成都，1992，P. 2.